

红楼梦

曹雪芹 高鹗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赠书

红楼
梦

曹雪芹
高鹗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一九七三年·北京

第六十一回

投鼠忌器 宝玉瞞脏 判冤决獄平儿行权

話說那柳家的听了这小么儿一夕話，笑道：『好猴儿崽子！你亲嬷子找野老儿去了，你不多得一个叔叔嗎？有什么疑故？』別叫我把你头上的桶子盖〔一〕掀下来！还不開門让我进去呢！』那小厮且不推門，又拉着笑道：『好嬖子！你这一进去，好歹偷几个杏儿出来賞我吃。我这里老等。你要忘了，日后半夜三更，打酒买油的，我不給你老人家開門，也不答应你，随你干叫去。』柳氏啐道：『发了昏的！今年还比往年？把这些东西都分給了众媽媽了。一个个的不象抓破了脸的！人打树底下一过，两眼就象那鷺鸡似的〔二〕，还动他的果子！可是你舅母姨娘两三个亲戚都管着，怎么不和他們要，倒和我来要？这可是「仓老鼠間老鴿去借粮」——守着的沒有，飞着的倒有！』小厮笑道：『嚶哟！沒有罢了，說上这些閑話！我看你老人家，从今以后，就用不着我了？——就是姐姐有了好地方儿，将来呼唤我們的日子多着呢！只要我們多答应他些就有了。』柳氏听了笑道：『你这个小猴儿精又搗鬼了！你姐姐有什么好地方儿？』那小厮笑道：『不用哄我了，早已知道了！单是你們有內繹，难道我們就沒有內繹不成？我虽在这里听差，里头却也有两个姐姐，成个体統的。什么事瞞的过我！』

正說着，只听門内又有老婆子向外叫：『小猴儿，快传你柳嬖子去罢，再不来，可就悞了！』柳家的听

了，不顾和那小厮說話，忙推門进去，笑說：『不必忙，我来了。』一面来至厨房，——虽有几个同伴的人，他們都不敢自专，单等他来調停分派——一面問众人：『五丫头那里去了？』众人都說：『才往茶房里找我們姐妹去了。』

柳家的听了，便将茯苓霜攪起，且按着房头分派菜饌。忽见迎春房里小丫头蓮花儿走来说：『司棋姐姐說：要碗鸡蛋，嫩的嫩嫩的。』柳家的道：『就是这一样儿尊貴。不知怎么，今年鸡蛋短的很，十个錢一个还找不出来。昨日上头給亲戚家送粥米去，四五个买办出去，好容易才湊了二千个来，我那里找去？你說給他，改日吃罢。』蓮花儿道：『前日要吃豆腐，你弄了些饅的，叫他說了我一頓，今儿要鸡蛋又沒有了！什么好东西？我就不信連鸡蛋都沒有了？別叫我翻出来！』一面說，一面真个走来，揭起菜箱一看，只見里面果有十来个鸡蛋，說道：『这不是？你就这么利害？吃的是主子分給我們的分例，你为什么心疼？又不是你下的蛋，怕人吃了！』

柳家的忙丟了手里的活計，便上来說道：『你少滿嘴里混噉！你媽才下蛋呢！通共留下这几个，預备菜上的飄馬儿，姑娘們不要，还不肯做上去呢：預备遇急儿的。你們吃了，倘或一声要起来，沒有好的，連鸡蛋都沒了？你們深宅大院，「水来伸手，飯来张口」，只知鸡蛋是平常东西，那里知道外头买卖的行市呢？——別說这个，有一年連草棍子还沒了的日子还有呢！我劝他們，細米白飯，每日肥鸡大鴨子，將就些儿也罢了。吃膩了肠子，天天又鬧起故事来了：鸡蛋，豆腐，又是什么面筋，酱蘿卜炸儿，敢倒換口味！只是我又不是答应你們的，一处要一样，就是十来样；我倒不用伺候头层主子，只預备你們二层主子

了！』

蓮花兒听了，便紅了臉，喊道：『誰天天要你什麼來，你說這麼兩車子話？叫你来，不是为便宜，是為什麼？』前日春燕來說，晴雯姐姐要吃蒿子杆兒，你怎麼忙着還問肉炒鸡炒？春燕說輩的不好，另叫你炒个面筋兒，少擱油才好，你忙着就說自己「发昏」，赶着洗手炒了，「狗頭屁股兒」〔四〕似的，亲自捧了去；今兒反倒拿我作筏子，說我給众人听！』

柳家的忙道：『阿弥陀佛，这些人眼见的！別說前日一次，就从旧年以来，那屋里，偶然間，不論姑娘姐儿們，要添一样半样，誰不是先拿了錢来另买另添？有的沒的，名声好听。算着連姑娘帶姐儿們四五十人，一日也只管要两只鸡，两只鴨子，一二十斤肉，一吊錢的榮蔬，你們算算，够做什麼的？連本項兩頓飯还撑持不住，还擱得住这个点这样、那个点那样？买来的又不吃，又要別的去！既这样，不如回了太太，多添些分例！也象大厨房里預备老太太的飯，把天下所有的榮蔬，用水牌写了，天天轉着吃，到一个月現算倒好！連前日三姑娘和宝姑娘偶然商量了要吃个油盐炒豆芽儿来，现打发个姐儿拿着五百錢給我，我倒笑起来了，說：「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弥勒佛，也吃不了五百錢的。这二三十个錢的事，还备得

〔一〕 馮子蓋——清代小孩初步蓄发的一种式样。四周剃去，中留圓形短发。

〔二〕 两眼驚鸡似的——指眼色不宁，有猜疑惊恐的神气。驚，音 11。

〔三〕 飄馬儿——用熟鸡蛋片或各色蔬菜做菜品上的裝飾物，叫作「頂馬儿」。因为有的是飄在湯上，所以又称為「飄馬儿」。

〔四〕 狗頭屁股儿——狗能搖尾乞怜，这里用来諷刺殷勤、獻媚的人。

起。」赶着我送回錢去，到底不收，說賞我打酒吃，又說：「如今厨房在里头，保不住屋里的人不去叨蹬。一盐一酱，那不是錢买的？你不給又不好，給了你又沒的賠，你拿着这个錢，权当还了他们素日叨蹬的东西窝儿。」这就是明白体下的姑娘，我們心里，只替他念佛。沒的赵姨奶奶听了，又气不忿，反說太便宜了我，隔不了十天，也打发个小子头子来寻这样，寻那样，我倒好笑起来。你們竟成了例，不是这个，就是个！我那里有这些賠的？」

正乱时，只见司棋又打发人来催蓮花儿，說他：「死在这里？怎么就不回去？」蓮花儿賭气回来，便添了一篇話，告訴了司棋。司棋听了，不免心头起火，此刻伺候迎春飯罢，帶了小子头们走来，见了許多人正吃飯，——见他来得势头不好，都忙起身陪笑让坐。司棋便喝命小子头子动手：「凡箱柜所有的菜蔬，只管扔出去喂狗，大家賺不成！」小子头子們巴不得一声，七手八脚搶上去，一頓乱翻乱擲，慌的众人一面拉劝，一面央告司棋說：「姑娘別悞了小孩子的話！柳嫂子有八个脑袋，也不敢得罪姑娘。說鸡蛋难买是真。我們才也說他不知好歹，凭是什么东西，也少不得变法儿去。他已經悟过来了，連忙蒸上了。姑娘不信，瞧那火上。」

司棋被众人一頓好言語，方将气劝得漸平了。小子头子們也沒得摔完东西，便拉开了。司棋連說帶罵，鬧了一回，方被众人劝去。柳家的只好摔碗丢盘，自己咕唧了一回，蒸了一碗鸡蛋，令人送去。司棋全泼了地下。那人回来，也不敢說，恐又生事。

柳家的打发他女儿喝了一回湯，吃了半碗粥，又将茯苓霜一节說了。五儿听罢，便心下要分些贈芳官，遂用紙另包了一半，趁黄昏人稀之时，自己花遮柳隱的来找芳官。且喜无人盘問，一径到了怡紅院門首，不好进去，只在一簇玫瑰花前站立，远远的望着。有一盞茶时候，可巧春燕出来，忙上前叫住。春燕不知是那一个，到跟前方看真切，因問：『做什么？』五儿笑道：『你叫出芳官来，我和他說話。』春燕悄笑道：『姐姐太性急了。橫豎等十来日就来了，只管找他做什么？方才使了他往前头去了，你且等他一等。不然，有什么話告訴我，等我告訴他，恐怕你等不得，只怕关了園門。』五儿便将茯苓霜遞給春燕，又說：『这是茯苓霜，』——如何吃，如何补益——『我得了些送他的，轉煩你遞給他就是了。』說毕，便走回来。

正走蓼溆一带，忽迎见林之孝家的帶着几个婆子走来，五儿藏躲不及，只得上来問好。林家的問道：『我听见你病了，怎么跑到这里来？』五儿陪笑說道：『因这两天好些，跟我媽进来散散悶。才因我媽使我到怡紅院送家伙去。』林之孝家的說道：『這話岔了：方才我见你媽出去，我才关門。既是你媽使了你去，他如何不告訴我說你在这里呢？竟出去让我关門，什么意思？可是你撒謊。』五儿听了，沒話回答，只說：『原是我媽一早教我去取的，我忘了，挨到这时，我才想起来了。只怕我媽錯认我先去了，所以沒和大娘說。』

林之孝家的听他詞鈍意虛，又因近日玉釧儿說那边正房內失落了东西，几个丫頭对賴，沒主儿：心下便起了疑。可巧小蟬蓮花几个媳婦子走来，见了这事，便說道：『林奶奶倒要审审他。这两天他往这里头跑的不象，鬼鬼祟祟的，不知干些什么事。』小蟬又道：『正是。昨日玉釧儿姐姐說：『太太耳房里的柜子

开了，少了好些零碎东西。」連二奶奶打发平姑娘和玉釧儿姐姐要些玫瑰露，誰知也少了一罐子：不是找还不知道呢！」蓮花儿笑道：「这我没听见。今日我倒看见一个露瓶子。」林之孝家的正因这事沒主儿，每日凤姐儿使平儿催逼他，一听此言，忙問：「在那里？」蓮花儿便說：「在他們厨房里呢。」林之孝家的听了，忙命打了灯笼，帶着众人来寻。五儿急的便說：「那原是宝二爷屋里的芳官給我的。」林之孝家的便說：「不管你「方官」「圓官」！现有脏証！我只呈报了，凭你主子前辯去！」一面說，一面进入厨房，蓮花儿帶着，取出露瓶。恐还偷有別物，又細細搜了一遍，又得了一包茯苓霜，一并拿了，帶了五儿来回李執与探春。

那时李執正因兰儿病了，不理事务，只命去見探春。探春已归房，人回进去，丫鬚們都在院內納涼，探春在內盥沐，只有侍书回进去，半日出来說：「姑娘知道了，叫你們找平儿回二奶奶去。」

林之孝家的只得領出来，到凤姐那边，先找着平儿进去回了凤姐。凤姐方才睡下，听见此事，便吩咐：「將他娘打四十板子，攪出去，永不許进二門；把五儿打四十板子，立刻交給莊子上，或卖或配人。」

平儿听了出来，依言吩咐了林之孝家的。五儿吓得哭哭啼啼，給平儿跪着，細訴芳官之事。平儿道：「这也不难，等明日問了芳官，便知真假。但这茯苓霜，前日人送来了，还等老太太、太太回来看了才敢打動，这不該偷了去。」五儿見問，忙又將他舅舅送的一节說出来。平儿听了，笑道：「这样說，你竟是个平白无辜的人了，拿你来頂缸。」此时天晚，奶奶才进了药歇下，不便为这点子小事去絮叨。如今且將他交給上夜的人看守一夜，等明日我回了奶奶，再作道理。」林之孝家的不敢违拗，只得帶出来，交給上夜的媳妇們看守着，自己便去了。

这里五儿被人軟禁起来，一步不敢多走。又兼众媳妇也有劝他說：『不該做这沒行止的事。』也有抱怨說：『正經更还坐不上来，又弄个贼来給我們看守！倘或眼不見，寻了死，或逃走了，都是我們的不是！』又有素日一干与柳家不睦的人，见了这般，十分趁愿，都来奚落嘲戏他。这五儿心内又气又委屈，竟无处可訴，且本来怯弱有病，这一夜思茶无茶，思水无水，思睡无衾枕，嗚嗚咽咽，直哭了一夜。

誰知和他母女不和的那些人，巴不得一时就攆他出門去。生恐次日有变，大家先起了个清早，都悄悄的来买轉平儿，送了些东西，一面又奉承他办事簡断，一面又讲述他母亲素日許多不好處。平儿一一的都应着，打发他們去了，却悄悄的来訪袭人，問他可果真芳官給他玫瑰露了。袭人便說：『露却是給了芳官，芳官轉給何人，我却不知。』袭人于是又問芳官，芳官听了，唬了一跳，忙应是自己送他的。芳官便又告訴了宝玉，宝玉也慌了，說：『露虽有了，若勾起茯苓霜来，他自然也实供。若听见了他舅舅門上得的，他舅舅又有了不是，岂不是人家的好意，反被咱們陷害了？』因忙和平儿計議：『露的事虽完了，然这霜也是有不是的。好姐姐，你只叫他也說是芳官給的，就完了。』平儿笑道：『虽如此，只是他昨晚已經同人說是他舅舅給的了，如何又說你給的？况且那边所丟的霜，正沒主儿，如今有脏証的白放了，又去找誰？誰还肯认？众人也未必心服。』晴雯走来，笑道：『太太那边的露，再无別人，分明是彩云偷了給环哥儿去了，你們可瞎乱說。』

〔一〕頂缸——『頂替缺額』，『代人受过』的意思。

平儿笑道：『誰不知这个原故？这会子玉釧儿急的哭，悄悄問他，他要应了，玉釧儿也罢了，大家也就混着不問了，誰好意攬这事呢？可恨彩云不但不应，他还挤玉釧儿，說他偷了去了！两个人「窝里炮」，先吵的合府都知道了，我們怎么装沒事人呢？少不得要查的。殊不知告失盜的就是賊。又沒脏証，怎么說他？』宝玉道：『也罢。这件事，我也应起来，就說原是我吓他們玩，悄悄的偷了太太的来了；两件事就都完了。』袭人道：『也倒是一件阴陽事，保全人的贼名儿。只是太太听见了，又說你小孩子气，不知好歹了。』平儿笑道：『也倒是小事。如今就打赵姨娘屋里起了脏来也容易，我只怕又伤着一个好人的体面。別人都不必管，只这一个人，岂不又生气？我可怜的是他，不肯为「打老鼠伤了玉瓶儿」。』說着，把三个指头一伸。

袭人等听說，便知他說的是探春，大家都忙說：『可是这話，竟是我们这里应起来的为是。』平儿又笑道：『也須得把彩云和玉釧儿两个孽障叫了来，問准了他方好。不然，他們得了意，不說为这个，倒象我沒有本事，問不出来；就是这里完事，他們以后越发偷的偷、不管的不管了。』袭人等笑道：『正是，也要你留个地步。』

平儿便命一个人叫了他两个来，說道：『不用慌，賊已有了。』玉釧儿先問：『賊在那里？』平儿道：『现在二奶奶屋里呢，問他什么应什么。我心里明白，知道不是他偷的，可怜他害怕，都承认了。这里宝二爷不过意，要替他认一半。我要說出来呢，但只是这做賊的，素日又是和我好的一个姐妹；窩主却是平常，里面又伤了一个好人的体面：因此为难。少不得央求宝二爷应了，大家无事。如今反要問你們两个，还

是怎样：要从此以后，大家小心存体面呢，就求宝二爷应了；要不然，我就回了二奶奶，别冤屈了人。』

彩云听了，不觉红了脸，一时羞恶之心感发，便说道：『姐姐放心。也不用冤屈好人，我说了罢：伤体面，偷东西，原是赵姨奶奶央及我再三，我拿了些给环哥儿是情真。——连太太在家我们还拿过，各人去送人，也是常有的。我原说嚷过两天就完了，如今既冤屈了人，我心里也不忍。姐姐竟带了我回奶奶去，一概应了完事。』

众人听了这话，一个个都诧异他竟这样有肝胆。宝玉忙笑道：『彩云姐姐果然是个正经人。如今也不用你应，我只说我悄悄的偷的吓你们玩，如今闹出事来，我原该承认。我只求姐姐们以后省些事，大家就好了。』彩云道：『我干的事，为什么叫你应？死活我该去受。』平儿袭人忙道：『不是这么说：你一应了，未免又叨登出赵姨奶奶来，那时三姑娘听见，岂不又生气？竟不如宝二爷应了，大家没事；且除了这几个人，都不知道，这么何等的干净！——但只以后千万大家小心些就是了。要拿什么，好歹等太太到家；那怕连房子给了人，我们就没干系了。』彩云听了，低头想了想，只得依允。

于是大家商議妥貼，平儿帶了他两个并芳官来至上夜房中，叫了五儿，将茯苓霜一节也悄悄的教他说系芳官给的，五儿感谢不尽。平儿带他们来至自己这边，已见林之孝家的帶領了几个媳妇，押解着柳家的等够多时了。林之孝家的又向平儿说：『今日一早押了他来，怕园里沒有人伺候早飯，我暫且將秦显

〔二〕 窩里炮——只能在窩里放炮。嘲諷只能在家里发威，自相残杀，不能对外御侮的人。

的女人派了去伺候姑娘們的飯呢。』平儿道：『秦显的女人是誰？我不大相熟啊。』林之孝家的道：『他是園里南角子上夜的，白日里沒什麼事，所以姑娘不認識。』高高儿的孤拐，大大的眼睛，最干淨爽利的。』玉釧儿道：『是了。姐姐，你怎么忘了？他是跟二姑娘的司棋的嬌子。』司棋的父亲虽是大老令那边的人，他这叔叔却是咱們这边的。』

平儿听了，方想起来，笑道：『哦！你早說是他，我就明白了。』又笑道：『也太派急了些。如今这事，八下里水落石出了，連前日太太屋里丟的，也有了主儿——是宝玉那日过来和这两个孽障不知道要什麼来着，偏这两个孽障慳他玩，說：『太太不在家，不敢拿。』』宝玉便瞅着他們不堤防，自己进去拿了些什么出来。这两个孽障不知道，就吓慌了。如今宝玉听见带累了別人，方細細的告訴了我，拿出东西来我瞧，一件不差。那茯苓霜也是宝玉外头得了的，也曾賞过許多人。——不独園內人有，連媽媽子們討了出去給亲戚們吃，又轉送人。襲人也會給过芳官一流的人。他們私情，各自来往，也是常事。前日那兩簾还摆在議事厅上，好好的原封沒动，怎么就混賴起人来？等我回了奶奶再說。』說毕，抽身进了臥房，将此事照前言回了凤姐儿一遍。

凤姐儿道：『虽如此說，但宝玉为人，不管青紅皂白，爱兜攬事情。別人再求他去，他又攔不住人兩句好話，給他个炭簍子，帶上，什么事他不應承？咱們若信了，将来若大事也如此，如何治人？还要細的追求才是。依我的主意，把太太屋里的丫頭都拿来，虽不便擅加拷打，只叫他們墊着磁瓦子，跪在太阳地下，茶飯也不用給他們吃，一日不說跪一日，就是鉄打的，一日也管招了。』又道：『蒼蠅不抱沒縫

儿的鸡蛋」，虽然这柳家的没偷，到底有些影儿，人才说他。虽不加贼刑，也革出不用。朝廷原有挂误的，到底不算委屈了他。」

平儿道：「何苦来操这心？「得放手时须放手」，什么大不了的事，乐得施恩呢。依我说，纵在这屋里操上一百分心，终久是回那边屋里去的，没的结些小人的仇恨，使人含恨抱怨。况且自己又三灾八难的，好容易怀了一个哥儿，到了六七个月还掉了，焉知不是素日操劳太过、气恼伤着的？如今趁早儿见一半不见一半的，也倒罢了。」一夕话说的凤姐儿倒笑了，道：「随你们罢！没的恼气。」平儿笑道：「这不是正经话？」说毕，转身出来，一一发放。要知端底，下回分解。

校記

- 一「忽见迎春房里小丫头莲花儿走来说，司棋姐姐说，要碗鸡蛋，嫩的嫩嫩的，」『迎』原作『探』，从諸本改。『嫩』原作『頓』，从金本改。戚本作『炖』。
- 二『霜』，脂本作『露』。
- 三「我原说嚷过两天就完了，」『嚷』原作『说』，从諸本改。按两『说』字若稍讀断亦可通，但連文終欠清，仍改。
- 四「跟二姑娘的司棋的簪子，」『二』原作『三』，从脂本改。

〔一〕孤拐——颧骨。

〔二〕炭簪子——指对人非善意的恭维手段。比作给人戴上又高大又有热力的高帽子。

〔三〕磁瓦子——碎磁片。

第六十二回

愁湘云醉眠芍药裯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

話說平儿出来吩咐林之孝家的道：『大事化为小事，小事化为没事』，方是兴旺之家。要是这一点子小事便扬铃打鼓，乱折騰起来，不成道理。如今将他母女带回，照旧去当差，将秦显家的仍旧追回。再不必提此事，只是每日小心巡察要紧。』說毕，起身走了。柳家的母女忙向上磕头。林家的就带回园中，回了李纨探春；二人都說：『知道了。宁可无事，很好。』

司棋等人空兴头了一陣。那秦显家的好容易等了个空子钻了来，只兴头了半天。在厨房内正乱着收家伙、米粮、煤炭等物，又查出許多亏空来，說：『粳米短了两担，长用米又多支了一个月的，炭也欠着額數。』一面又打点送林之孝的礼，悄悄的备了一簾炭一担粳米在外边，就遣人送到林家去了；又打点送賬房儿的礼；又备几样菜蔬請几位同事的人，說：『我来了，全仗你們列位扶持。自今以后，都是一家人了，我有照顾不到的，好歹大家照顾些。』

正乱着，忽有人來說：『你看完了这一頓早飯，就出去罢。柳嫂儿原无事，如今还交給他管了。』秦显家的听了，轰去了魂魄，垂头丧气，登时掩旗息鼓，卷包而去。送人之物，白白去了許多，自己倒要折变了赔补亏空。連司棋都气了个直眉瞪眼，无計挽回，只得罢了。

趙姨娘正因彩云私贈了許多東西，被玉釧兒吵出，生恐查問出來，每日捏着一把汗，偷偷的打听信兒。忽見彩云來告訴說：『都是寶玉應了，從此無事。』趙姨娘方把心放下來。誰知賈環听如此說，便起了疑心，將彩云凡私贈之物都拿出來了，照着彩云臉上摔了來，說：『你这「兩面三刀」的東西，我不希罕！你不和寶玉好，他怎么肯替你應？你既有担当給了我，原該不叫一個人知道，如今你既然告訴了他，我更要這個，也沒趣兒！』

彩云見如此，急的賭咒起誓，至于哭了。百般解說，賈環執意不信，說：『不看你素日，我索性去告訴二嫂子，就說你偷來給我，我不敢要。你細想去罷！』說畢，摔手出去了。急的趙姨娘罵：『沒造化的種子！这是怎么說！』氣的彩云哭了个泪干肠断，趙姨娘百般的安慰他：『好孩子，他辜負了你的心，我橫豎看的真。我收起來，過兩日，他自然回轉過來了。』說着，便要收東西。彩云賭氣一頓卷包起來，趁人不見，來至園中，都撒在河內，順水沉的沉、漂的漂了。自己氣的夜里在被內暗哭了一夜。

當下又值寶玉生日已到。原來寶琴也是這日，二人相同。王夫人不在家，也不會象往年熱鬧，只有張道士送了四樣禮，換的寄名符兒，還有几处僧尼廟的和尚姑子送了供尖兒，并壽星、紙馬、疏頭，并本宮星官、值年太歲、周歲換的鎖。家中常走的男女，先一日來上壽。王子勝那邊，仍是一套衣服，一双鞋襪，

〔一〕兩面三刀——兩面派、三把刀，挑撥是非的手段。

一百寿桃，一百束上用銀絲挂面。薛姨妈处减一半。其余家中尤氏仍是一双鞋袜，凤姐儿是一个宫制四面扣合堆綉荷包，装一个金寿星，一件波斯国的玩器。各庙中遣人去放堂〔已〕舍錢。又另有宝琴之礼，不能备述。姐妹中皆随便——或有一扇的，或有一字的，或有一画的，或有一詩的，聊为应景而已。

这日，宝玉清晨起来，梳洗已毕，便冠帶了，来至前厅院中，已有李貴等四个人在那里設下天地香烛。宝玉炷了香，行了礼，奠茶烧紙后，便至宁府中宗祠祖先堂两处行毕了礼。出至月台上，又朝上遙拜过贾母、贾政、王夫人等。一順到尤氏上房，行过礼，坐了一回，方回荣府。先至薛姨妈处，再三拉着，然后又见过薛蝌，让一回，方进园来。晴雯麝月二人跟随，小丫头夹着毡子，从李氏起，一一挨着，比自己长的房中到过，复出二門，至四个奶媽家，让了一回，方进来。虽众人要行礼，也不會受。回至房中，袭人等只都來說一声就是了；王夫人有言，不令年輕人受礼，恐折了福寿，故此皆不磕头。

一时贾环贾兰来了，袭人連忙拉住，坐了一坐，便去了。宝玉笑道：『走乏了！』便歪在床上。方吃了半盞茶，只听外头咕咕呱呱，一群丫头，笑着进来，原来是翠墨、小螺、翠縷、入画，邢岫烟的丫头篆儿，并奶子抱着巧姐儿，彩鸞、綉鸞八九个人，都抱着紅毡子来了，笑說道：『拜寿的挤破了門了，快拿面来我們吃！』刚进来时，探春、湘云、宝琴、岫烟、惜春也都来了。宝玉忙迎出来，笑說：『不敢起动。——快预备好茶！』进入房中，不免推让一回，大家归坐。

袭人等捧过茶来，才吃了一口，平儿也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来了。宝玉忙迎出来，笑說：『我方到凤姐姐門上，回进去，說不能见我；我又打发人进去让姐姐来着。』平儿笑道：『我正打发〔已〕你姐姐梳头，

不得出来回你。后来听见又说让我，我那里禁当的起？所以特给二爷来磕头。』宝玉笑道：『我也禁当不起。』袭人早在门旁安了座让他坐。平儿便拜下去，宝玉作揖不迭；平儿又跪下去，宝玉也忙还跪下，袭人连忙搀起来；又拜了一拜，宝玉又还了一揖。袭人笑推宝玉：『你再作揖。』宝玉道：『已经完了，怎么又作揖？』袭人笑道：『这是他来给你拜寿，今日也是他的生日，你也该给他拜寿。』宝玉喜的忙作揖，笑道：『原来今日也是姐姐的好日子！』平儿赶着也还了礼。湘云拉宝琴岫烟说：『你们四个人对拜寿，直拜一天才是。』探春忙问：『原来那妹妹也是今日？我怎么就忘了！』忙命丫环：『去告诉二奶奶，赶着补了一分礼，和琴姑娘的一样，送到二姑娘屋里去。』丫环答应着去了。岫烟见湘云直口说出来，少不得要到各房去让让。探春笑道：『倒有些意思。一年十二个月，月月有几个生日。人多了，就这样巧。也有三个一日的，两个一日的。大年初一也不白过，大姐姐占了去，——怨不得他福大，生日比别人都占先。——又是大老爷的生日冥寿。过了灯节，就是太太和宝姐姐，他们娘儿两个遇的巧。三月初一是太太的，初九是璉二哥哥。二月没人。』袭人道：『二月十二是林姑娘，怎么没人？只不是咱们家的。』探春笑道：『你看我这个记性儿！』宝玉笑指袭人道：『他和林妹妹是一日，他所以记得。』探春笑道：『原来你两个倒是一日？每年连头也不给我们磕一个！平儿的生日，我们也不知道，这也是才知道的。』平儿笑道：『我们是那牌儿

〔一〕放堂——在庙寺中普遍地布施僧众。

〔二〕打发——一般是办过，了结，『驅遣』的意思。这里是指『在伺候过程中』。